



在北京吃过山珍海味,在家乡吃过汪氏家宴,多少岁月漂淡了那些滋味,唯独有几种滋味令我至今难忘。

女学生家中一顿番瓜饭。1959年七八月间,我和女学生小龙在石工头不期而遇。她读书的学校停办,我去送桥供销社看看爸爸,便有了一段乘帮船的经历。到了送桥以后,发现街道不长,供销社在这条街的中段,坐西朝东,隔不了几家,就是小龙的家。有一天中午,天气炎热,小龙约我到她家看看,留我吃一顿番瓜饭。番瓜是成熟的,皮呈黄褐色,瓜肉是黄色,将其切成小块,与米同煮,便成。我记得没有什么菜,不一刻,把番瓜饭就扒完了。饭后,我俩坐在大桌旁休息、闲聊,她说她是独女,要尽快找个工作等。我的爸爸跑来了,责怪我:“事先也不说一声,我在公社食堂还准备了一道炒菜。”小龙说:“陈大大,是我留他吃的,怪我不好,下次先和你说一下。”我也说:“我也忘记事先与爸爸说好。”爸爸走后,小龙和她妈妈在门口乘凉,我在她床上睡觉,午觉醒来,她在我身上加了一条蓝色大汗巾。我总感觉那顿饭有甜的感觉,这么近与异性闲聊、吃饭,生平还是第一次。以后通了十几封信,也是谈的工作和生活的问题,她写给

小姨是我母亲唯一的妹妹,母亲在家排行老大,小姨最小。

小姨是母亲姊妹四个中长得最出众的,眼睛特漂亮,乌溜溜的。我小的时候,常去扬州小姨家玩,她家住在老扬州汽车站的西南角,从老车站下车,步行到她家也就十来分钟。

母亲原来也住在扬州,在邗江郊区一个叫黄家院的小村。后来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到了高邮。那些年小姨常给母亲写信,母亲识字不多,每次小姨来信了,便让我念给她听。有时候我念着念着,母亲就掏出手绢抹眼泪,我也忍不住跟着一起哭。小姨的字写得和她人一样漂亮,清爽、娟秀。字如其人,见字如面,每次我看见小姨的字,就仿佛看见她青春洋溢的身影,看见她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。

小姨是母亲家中唯一读过高中的。那个年代,女孩子能读高中是件挺了不得的事。听母亲说,外公十分喜欢小姨,见她学习的材料,执意要让她念高中。据说小姨上高中的学费是家中一头

建党百年,很多熟悉的旋律回荡在大街小巷,不由自主地就哼唱了起来。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,我至今都能唱得声情并茂。

这是小学三年级我登台表演的节目,终身难忘。和我同台的男生,是个孤儿,声音非常好。场景需要衣着破旧,他平时穿的就是破洞衣服,基本上是本色出演。当我们二人排练了很多遍,有些歌词要配合动作,“……鞭子抽我身……”“……夺过鞭子、夺过鞭子揍敌人……”老师一遍一遍纠正,这两处的鞭子,不一样发音,动作要怎么样才能表达

父母生养了我们姊妹七个,前面夭折了两个,我在家排行老六,后面还有一个妹妹。

我大姐(其实是老二,第一个没抓住,因此叫“大罩子”)今年已经81岁了。去年腊月二十四过八十大寿,该请的亲戚都请了,办得风光光,大姐激动得流下了热泪,“我长这么大也没这么热闹过,现在走都可以闭眼了。”其实大姐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,大姐夫52岁就因病去世,三个孩子正是要成家的当口,全凭她一人撑起这个家。她倍加珍惜如今的好日子,“什么心思也没有了,把身体保重好,减轻孩子们的负担。”

二姐叫小罩子,与大姐嫁在一个村。二姐嫁过去时家境虽然比大姐要好些,日子过得也挺坎坷的。当时二姐在部队当兵,正逢“文革”,老家有小人向部队反映,说他家庭有问题,一下子提干无望,只得回家务农。好在天生我材必有用,二姐夫先是在大队干了一阵,后来到了社办厂当起了小头儿,然后到乡农机站当总账会计,还谋到个行政事业编制,终于有了稳定的职业,直到退休。二姐

## 饭菜的滋味

□ 陈其昌

我的信,抬头为陈老师,落款为名或小龙。二十岁的青年男女,似乎有一种朦胧的爱。她的头像曾陈列高邮照相馆橱窗,高鼻梁,微隔的眼眶,黑白分明的眼球顾盼生情,记忆犹新。

校友家中除夕中午饭。按本地风俗,除夕晚上要吃团圆饭。应校友即同事所邀,中午到他家吃顿中饭。中餐也简单,鱼、肉打滚,外加汪豆腐、汪粉、青菜汤等六大样。我不知道校友为什么要请我。他说:“中午简单,改善一下伙食。”当时正值自然灾害,我在农中,慈姑饼子、胡萝卜及其缨子,都是上好的食材。吃饭时,我眼球专注红烧肉(已一年多不吃了),还有一层油面的汪豆腐。出于礼仪,我不能老是吃红烧肉、汪豆腐。校友说:“有什么吃什么,尽量不要剩下。晚上还要回家吃团圆饭。”用现在的话说,他主张光盘。我心里想,适当多吃一些,可不要把胃里撑满。现在想来,他请我的目的,重在友情。

表叔本荣一顿油煮饭。有一天,有人

为表叔蒋本荣带来口信,叫我到供销社老人桥分部去一下。我应约而至。表叔说,你休息一下,等我们打烊后吃晚饭。我说行。分部不大,供应蛮多。不少要票,买布买煤油等都要等。打烊后,关好门,厨工烧了一锅油煮饭。待米已煮熟后,一锅倒下半斤食油,再焖一会,即可。这种饭,油已浸透米饭中,吃起来,油香盖过米香。到嘴一咽,到肚。这大约是1961年冬天,表叔叫我吃这顿饭,真爽,爽在长辈对晚辈的关爱。

临泽粮站一个狮子头。临泽粮站厨工何师傅的拿手菜是红烧狮子头。他刀工细致,将肉切成石榴米大小,肥瘦适宜,适当加些芡粉或鸡蛋清,搓成圆子。先在白汤里将肉圆子放入,待一会儿,加上生姜、蒜、酒、酱油等佐料,再焖到一定程度,就可食用。不能要筷子去夹,只能用勺子去盛。每家按需供应,吃到嘴里肉香、油香、佐料味皆全。我到临泽已工作近十年,从未吃过这狮子头,要是我爱人不来粮站工作,我哪能吃到!我们在临泽镇有了一个家,夫妇二人外带小女儿(她在许奶奶家吃午饭),也有了一个爱的港湾,想到那些又嫩又香的狮子头,小日子也真牛。

我躲在墙边不敢吱声。这是我唯一一次看见小姨发怒的样子,有点吓人。

我最难忘的是每年暑假去小姨家,临走的时候,她都会去新华书店给我买几本连环画,她知道我喜欢。留在记忆深处的,是小姨每次从家中后院拔出的蔬菜,加工后端上桌青翠欲滴,尝一口透鲜,那种感觉永远留在了味蕾。

小姨来过两次高邮,她最喜欢这里的阳春面和翡翠烧卖,她说做得入味,油而不腻,口感好呢。小姨最挂念的就是母亲的身体,母亲有气管炎,她每次写信来都关照母亲不要受凉。小姨晚年住院的时候,一次意外跌倒,不幸无力回天。小姨走的时候,母亲还健在,我们没敢告诉她。那阵子,母亲总问我,小姨来信了吗……

小姨出殡那天,我刚调到新单位上班,未能送她最后一程,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愧疚。小姨爱我,胜过爱她儿子。

小姨姓许,名是一个单字:兰花的兰。

途旋转的动作,穿胶鞋的他差点滑倒,我一打愣,但他很镇定,转到我身边悄声说,“没事,再转一次。”

这次表演让我在学校有了点小名气,后来当上了大队长,上台的机会也多了些。正是从小受到这首歌的影响,我一直追求进步,勤奋工作,积极入党。年过半百,经历很多事,一直清醒地知道,身为党员是多么自豪,生在中国是多么骄傲。

同台的小伙伴,曾经有一次在街上遇到过。他非常热情地招呼,还是那浑厚的声音,相貌一眼就认出,聊起工作生活时,一脸的满足。

惯我,有时我发点小脾气,姐妹几个都不吭声。姐妹们在家时从舍不得让我干一点活,只让我好好读书。那时姐妹们为了这个家,也为了我能好好上学,牺牲了很多本属于她们自己的东西,我一辈子心存感激。

我与孩子们上城已20多年了,除了大姐随儿子上城外,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在乡下,虽然相距40多公里,看起来距离远了,然而对我们全家的关心一点也没少,她们经常给我送来时新蔬菜,成了我家的“绿色蔬菜基地”。春季是春韭和腌好的雪里蕻、夏天蒜苗青蚕豆角、秋天南瓜扁豆、冬天萝卜山芋,还不时送来散养的鸡蛋和鲜活的家禽。来时都是大包小揽,农忙时亲自来不了,就用蛇皮袋子装好托公交车司机带上城来,打个电话让我去接收下。有时就是来了,也是连饭都顾不上吃,说是回家农田还有事忙,真让我过意不去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姊妹们都老了,最小的妹妹也已是年近七旬的人了,可多少少年如一日,她们仍然放心不下我。割舍不了的姊妹情犹如丝丝线扯也扯不断。

记得进入军营第二天,班长就开始教我们叠被子。叠被子,是部队内务整理的一项重要内容,就是将被子按照横三竖四的要求,叠成棱角分明的“豆腐块”,而且每个面都不能有皱折。这是新兵入伍后的一项基本训练,也叫“养成训练”。兵之初最难摆平的关口应该是叠被子了。看来很简单的事,却不容易做好。部队《内务条例》明确规定:被子高度不得超过23公分,上下两层厚度差在3公分以内,被子长宽不得超过50公分。掌握不住其中的技巧和方法,是很难叠出方正有形的被子的。新兵入伍,领的棉被是崭新的,蓬松柔软,盖在身上既温暖又舒适,但要折叠成形是难上加难。

班长随便找了一床新战友的被子,铺在大通铺上,讲解示范叠被子的要领,动作娴熟细腻,行云流水,不到五分钟就叠好了的被子,前后平整,高低一致,有棱有角,线条流畅,就像一个方方正正的豆腐块一样。我惊奇不已,怎么也没想到,也不敢相信,被子还有这种叠法,会被叠成一种能欣赏的艺术品。班长语重心长、谆谆告诫:到了部队,叠被子,你叠的不是被子,而是你的脾气;你磨的不是被角,而是你的棱角。

班长讲解示范了叠被子的动作要领,我们一帮新兵手忙脚乱地开始练习。大通铺上被褥挤放在一起,空间十分狭窄,只好跪在各自铺位的一侧,慌慌张张地叠被子。我当兵离家前,奶奶娇宠疼爱,几乎十指不沾阳春水,更没有叠过被子。现在不仅要自己动手,而且还要叠出个豆腐块,真的是一件“难于上青天”的事。经过又挤又压的一番折腾,累得汗珠子

前天晚上,我带着应酬后的一身酒气摇摇晃晃回到了家。当我醉眼迷离地坐在餐桌前跟东东说话时,突然发现桌子上有一张作业纸,上面隐约写了几行字。我拿过来一看,原来是他写给我的留言条,上面写道:老爸,蛋糕给你放到冰箱里了,要少喝点酒,对身体不好。您的儿子。

拿起纸条,我的双手不住地颤抖,满满的感动涌上心头。我问东东怎么想起来给我写留言条了,他说,不知道你晚上应酬到几点回来,我怕你回来时我已经睡了,所以就提前写好了纸条,提醒你少喝酒,不要把身体喝坏了。我想你回来肯定要坐到餐桌边喝茶,就把纸条放这儿了。听了他的话,我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,既被他感动,又有些羞愧。我是酣畅淋漓地尽兴了,没想到正临叛逆期的东东还在为我担心和牵挂呢。再想起宴席中途东东给我打了几次电话,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,那一刻我的心都要被揉碎了。

作为六年级的男生,东东已经开始出现叛逆。我们只要跟他说话,特别是当我们给他提要求时,他的态度就非常差,嗓门很大,经常说出“烦死了”“不要你们管”之类的话。每当这时候,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跟他讲话,生怕哪一句讲得不对引起他的反感或者惹他发脾气,常常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。让我非常感慨的就是现在的孩子太自我、太自私,稍有不如意,他们就会暴跳如雷,甚至引起一场激烈的“家

## 叠被子

□ 丁鹤军

直滚,叠出的被子哪里是豆腐块啊,左歪右扭的,就是一个蓬软的面包。班长拉长着脸,要求下功夫重新整理。

穿上橄榄绿,意味着失去属于青春的浪漫与潇洒,部队里容不下弱者的眼泪、懦夫的叹息。叠被子,成为我当兵从戎路上的第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。从此,收早操回来,洗漱完毕的第一件事,就是整内务、叠被子。每次整理内务的时间,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叠被子上了。为了达到《内务条例》的要求,把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一样,起床号还没有响起,我悄悄先把被子叠起来,放在屁股下面压上十来分钟,把棉被压紧、压实。等收操回来,盘腿坐在铺上,把四个角捋平整,用两手大拇指和食指用力捻着被角往后捏,细细去掐,慢慢去抠,轻轻去抹,让被子有“线”、有“面”、有“形”。甚至用手蘸水洒在被面,硬是把软绵绵的新军被整理成豆腐块的模板。

叠被子,叠成豆腐块,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,需要细心、耐心、毅力,是漫长而艰辛的过程。部队中午是必须午休的,但午休谁也不盖被子,拿个小马扎,在铺上趴一趴,担心破坏掉辛勤劳动创作的这一精品“豆腐工程”。看着自己叠的被子日渐有形,特别有成就感,欣赏了一遍又一遍,不舍得碰一下。

叠被子,一件小事,却历练了每一个从军的新兵,促其成长,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。

## 两张留言条

□ 谢文龙

庭战争”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东东专门给我写留言条,让我想到了很多。谁说叛逆的孩子就没有爱了?谁说叛逆的孩子就自私了?谁说叛逆的孩子就无法沟通了?只要有爱,再坚硬的心肠也会融化,再牢固的疙瘩也能解开,再尖锐的矛盾也可以化为无形。东东身处叛逆期还关心着我的健康,期盼我早点回家,这就是他对我的爱,较之他小时候真带给我的乐趣,这时候他给我的爱就更让我感动。

东东给我写留言条这事让我想起了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,父亲也曾给我写过一张留言条。那天中午放学回家,原本以为父母已经把饭做好了等我们,当我和哥哥走到家的时候竟然是“铁将军”把门。我们把门打开,看到饭桌上放着一张纸条。上面写着:文忠、文龙,我和你妈妈临时有事去亲戚家,你们中午就吃粥,我们晚上就回来。父字!我们看完,就把纸条丢到一旁,从锅里盛起稀饭吃了起来。

说实话,当年看了这样的纸条,真的没去多想什么,无非就是觉得父母突然有急事,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午饭才给我们留的言。现在看到东东给我写的纸条,才让我感觉到当年父亲对我们是多么的关爱。

两张留言条,深厚父子情!